

江花

美文

A17

一时分散水云乡

■文/朱秋霞

南歌子·别润州守许仲涂

宋 苏轼

欲执河梁手,还升月旦堂。
酒阑人散月侵廊。
北客明朝归去,雁南翔。
窈窕高明玉,风流郑季庄。
一时分散水云乡。
唯有落花芳草、断人肠。

苏轼(1037—1101),字子瞻,眉州眉山(今四川眉山)人。宋仁宗嘉祐二年(1057)进士,官至翰林学士,知制诰,礼部尚书。神宗时,被罗织投狱;哲宗时惠州、儋州。元符三年(1100)赦还,次年病卒于常州。他做地方官期间,关心人民疾苦,兴利除弊,常赢得百姓的爱戴。他是北宋中叶以后的文坛领袖。文章纵横奔放,诗飘逸不群,词开豪放一派,书画亦有名。有《东坡集》、

《后集》、《续集》等。

苏轼曾经多次来镇,并写有许多吟咏镇江的诗词,这首《南歌子·别润州守许仲涂》就是其中之一。润州守,即润州知州事。

“欲执河梁手,还升月旦堂”,河梁,梁,桥的意思。李陵《与苏武诗》三首之三:“携手上河梁,游子暮何之。”后来惯用“河梁”代指送别之地。月旦:《后汉书》卷九十八《许劭传》:初,劭与靖俱有高名,好共核论乡党人物,每月辄更其品题,故汝南俗有“月旦评”焉。所以“月旦评”最初指东汉汝南地区品评人物的风气,其产生与当时的辟举制度有关,士人如要获得辟举,出任地方行政机构,必须得到人们的好评。在当时的汝南地区,名士许劭和许靖都喜欢品评人物,每月一换品题,故称为“月旦评”。后来,“月旦评”泛指品评人物,或省称

“月旦”。此处以许劭比喻许仲涂,并有共论世事之意。

“酒阑人散月侵廊”,阑,尽。酒阑人散,酒席完毕,客人散去。侵,入。

“北客明朝归去,雁南翔”,北客,来自北方的客人,此处指苏轼自己。因苏轼从汴京外放南方,故有此称。南翔,南飞。

这首诗写的是离别之苦。上阕开头两句用典,写出了诗人和许仲涂非同寻常的友谊。接着借景抒情,在那样一个秋夜,晚风清凉,明月皎洁,大雁南飞,而诗人却要北归,与有着共同政治理想的朋友离别,心境悲凉可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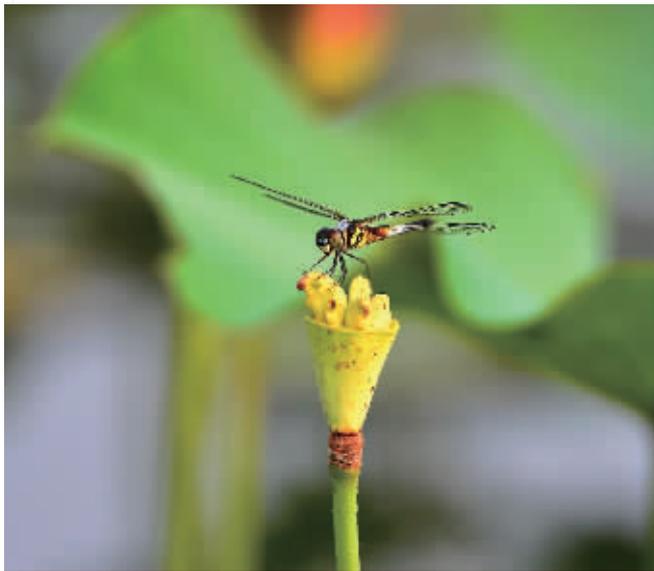
“窈窕高明玉,风流郑季庄”,高明玉,即高莹,当时著名的歌妓。郑季庄,即郑容,亦为歌妓。

“一时分散水云乡”,水云乡,水云弥漫,风景清幽的地方。多指

隐者游居之地。傅榘注:“江南地卑湿而多沼泽,故谓之水云乡。”宋代陆游《秋夜遣怀》诗:“六年归卧水云乡,本自无闲可得忙。”胡怀琛《为汤磷石题鹭湖垂钓图》诗:“超然绝尘想,寄怀水云乡。”

“唯有落花芳草、断人肠”,落花芳草,比喻春天美好宜人的景色。唐代刘长卿《过郑山人所居》:“寂寂孤莺啼杏园,寥寥一犬吠桃源。落花芳草无寻处,万壑千峰独闭门。”

这首诗的下阕,诗人想到平日在宴会上经常相见的歌女,现在都要分散,以铮铮男儿作黯然销魂语抒写离愁别恨,既细腻又感人。



夏日恋歌 徐群 摄

自恋狂“游黄头”

■文/谢卫东

自恋的人不少,尤其是文人,这几乎是一些人的通病,每个文人的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都有点自恋,所谓的“文人相轻”只是自恋大致的一种外在表现。一般来说,自恋成癖的人很多实际上比较浅陋,但游雅却不属此类。

游雅是一个自恋的人物。游雅,字伯度,小名黄头,广平人。

《北史》载,游雅“少好学,有高才”,从小就有名声,广平游家本是当时望族,太武帝拓跋焘时,游雅与渤海高允等“俱知名”,作为当时的青年才俊,他们一起受到朝廷的征召,但游雅“性刚戆,好自矜诞,陵猎人物”,他看不起那些和他同时被征的这帮人。

与他一起应征的高允和游雅不同,这是一个德艺双馨类的人物,高允十分看重游雅的才能,在高允八九十岁时,回顾往事,想起当年一起应征的青年才俊已凋零无几,曾不胜感慨,作了一篇《征士颂》,在这篇“颂”里,他称赞游雅“越哉伯度,出类逾群”。

可游雅却一直看不上高允,觉得高允文才实在太一般了。

高允曾婚于河间邢氏,河间邢氏是北方旧族,在北魏士族中虽然不算太显赫,但是在后期还是出了不少重臣,高允家要和邢氏联姻,这在当时也应该算门当户对,可是,有人却不同意了,这个不满意这桩婚事的不是高家人,也不是邢家人,却是八竿子打不到的游雅。

不知出于什么目的,游雅对高家联姻邢家很不满意,于是他劝高允,让他们高家停了这婚事,另娶游雅族内的一女子,这种事听上去就显得那么荒唐,所以在这事上高允自然没有同意游雅的建议,因为这说起来实在是没有道理。

不过游雅本人却不这么看,可能他认为自己提出高游两家联姻已经是俯就高家,谁也不知道,反正他觉得他的良好建议被高允拒绝了,很伤面子,于是游雅便做了一首诗来嘲讽高家兼以自嘲:“人贵河间邢,不胜广平游。人自弃伯度,我自敬黄头。”那高家的人觉得河间邢家尊贵,但再尊贵却尊贵不过广平游家,那些没眼光的人啊,看不起我游伯度,作为我自己,却更加尊重我游黄头了。黄头是游雅自己的小

名。

这自恋得实在是过头了,以至于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笑话,《北史》称“其贵已贱人,皆此类也”,估计这种事游雅干了不少,史上以这件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代表了一下,游雅就是这么个人。

可是游雅对家族还真是非常放在心上的,高允拒婚打击了他的家族自豪感,因此才弄出上面那么个打油诗,此后他对自己家族估计是更加的自尊自傲了,见到姓游的本家,那是非常亲切,这也是史上有记载的。

南北朝前期,北方王朝更迭,战乱频繁,即使是大家族,也各自有流离失所之人。游雅有一个从祖弟弟叫游明根,从小因战乱而流落到栢阳,成为一个姓王的人家的奴仆。游雅得知情况后,派人去把游明根从王家赎了出来,并正式教他读书求学。游明根也争气,读了几年书后,游雅又在朝廷大力推荐,太武帝“擢为中书学生”,这大约就是进入皇家学院了。后来游明根“历官内外五十余年”,成为北魏一代名臣。

当然游雅爱自己、爱自己的家、爱自己家族里的人,这都没什么不对;对不喜欢的人骂骂,发发牢骚,写写歪诗,也没什么不对,何况他自己那么有才,大家顶多对他这些“我自敬黄头”付之一笑罢了,但游雅做了一件非常不地道的事。因为他恨儒者陈奇,不知道这个陈奇在什么地方得罪他了,于是他设计陷害,让陈奇满门被害,“遂陷奇至族。议者深贵之。”这已不是个人性格上的争强好胜了,这就是犯罪。

虽然后来游雅出任东雍州刺史,假梁郡公。“在任廉白,甚有惠政。”但《北史》作者李延寿在列传最后还是直接发表评论,“至于陷族陈奇,斯所以绝世而莫祀。”说因为害了陈奇一家,这就是为什么游雅最后没有后代。不过我倾向于认为游雅是一个聪明强干,个性独特,因自恋而自尊心特强,情绪不容易控制,容易冲动的人。不管怎么说,像游雅这么一个有才华的人自恋没关系,因为爱自己遂至于看不起别人也没关系,这些都是小节,但因此而害人那就是作恶了,李延寿将之载入史册,大约也是想读史者以此为鉴吧。

你,且美且独立

■文/青山

我们总是担心这世界美的还不够,于是我们喜欢锦上添花,比如“春江花月夜”。

春江花月夜,断句,自然是“春江、花月夜”——这江,当然是春天的江;这夜,当然是花香月明之夜。春天的江多澎湃多深情啊,花香月明的夜多浪漫多合时宜啊。

然而,我却倾向和欣赏另一种解读。

台湾美学大师、作家蒋勋先生,在他的《说唐诗》一书中认为,“春江花月夜”应该断为“春、江、花、月、夜”,“这是五个独立的名词,它们应该是并列关系,不是主从的修饰关系。”他说,“我不喜欢用春天形容江水,也不喜欢用花朵月亮形容夜晚,因为它们各自独立,并且有各自独立的美。”

是的,世间万物,独立且各有其美,不必借助修饰和形容,更不必依附于其他。

只是,俗世里的我们,总觉得自己不完美,或者不如别人美,所以,停不下一颗追逐甚至贪恋的心。我们树立榜样,希望有朝一日,那些修饰别人的美好词句也能用来修

饰自己;我们更渴望实际的拥有,总想把那些金光闪闪的代表成功和高贵的标志,移植装饰于自己让自我的形象更加明亮、璀璨。

追逐美好固然美好,惟愿在追逐中不失自己、不忘本真。

就像这样一幅美妙情境——春天、江水、花朵、月亮、夜晚,互为风景,彼此欣赏,可是,你看,有谁因为谁停止了奔流?有谁因为谁忘记了绽放?有谁因为谁紊乱了圆缺?

我想,当有一天,你也成为人群中受人瞩目的风景,能于千万人中辨识出你一身的,是你微笑和成熟的面孔;能于千万个灵魂中独立出你一人的,是你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平和且高贵的性格、修养、思想。

你自身的美好,只与你的本真有关,与形容无关,与修饰无关,与自身以外的世界无关。

就像,如果你是一条江,你的不舍昼夜奔流赴海,与春无关;如果你沉醉于夜,那份安详和静谧,与花月无关。

你,且美且独立。